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五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

漢 荀悅 撰

孝宣皇帝紀四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泰畤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為東郡太守放散官錢奢僭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

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之延壽聞之即
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犧官錢數十萬吏掠治
急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
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
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
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
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車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
駟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

幢傍轂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衛騎士兵車四
面營陣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
馬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鉤鐔放效尚方取官錢
帛私假徭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
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
無狀又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
然延壽為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
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刺王而死霍

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為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濡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為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車馬下埋偽物者棄之市道徙為東郡太守政理大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敢於負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至刺死及門下

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久駐而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還舍名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為天

下最及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臥傳舍而縣令丞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為人

寛和自守以温顔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為苛禁匈奴握衍單于為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為害日久今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

對曰春秋晉士丐興兵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矣不幸為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乗亂而幸災也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

壬午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為太子太傅太傅黄霸為御史大夫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

則三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策貶之冬十有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為列侯十有二月平通侯揚

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發霍氏反事封光禄勲公亷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刻害好發人陰伏輕慢士人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闕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為師矣人有堯舜不稱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為戲語悖

逆絶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
法免為庶人居家治産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
宗智畧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為大臣廢退當闔門恐
懼不當治産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
為農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
為譏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
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間
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覩子之志矣

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譚謂惲

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為御史大夫侯罪

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

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吏皆坐事誅騶

馬猥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會宗書上惡遂誅

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相應答有怨望語免

為庶人公卿奏收朋黨友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

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

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為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強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從闕下於是京兆吏民解弛枹鼓起而冀州都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為賊窟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轑中乃斬調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戶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

荀悅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罪上不忍絶削爵為關内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黄霸為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燿齋宫十有餘刻辛丑鳳凰集長樂宫文章五采留十餘刻吏民並覩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酺五日時天下

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其民王襃作中和樂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名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襃有逸才能為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名襃為頌頌聖主得賢臣之意襃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趣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

干將之器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慘何則有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周室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主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候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愉悅無數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闚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恩從祥風遨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

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㕐嘘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頃之拜褒為諫議大夫數為辭賦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致之使褒祠焉褒道病死六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安和寛裕論議持平稱為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能扛鼎空手搏羆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巫祝詛上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既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為庶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冠減戍卒十二大司農丞耿壽昌

為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出糴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壽昌爵關内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倉而蔡揆以好農而為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為六萬頃治田勤

農則畝益三斗不勸損亦如之增減轉爲穀百八十萬石矣故農事不可以不勸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飢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

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糴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糴之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為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

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自立
為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
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及荀
虡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
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後徙為楚王詔曰
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
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

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禄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為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

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馬至成帝時西羌常有警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黄門侍郎揚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旋師于京鬼方賔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為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覇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為聖主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

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覊縻之義謙享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闕於朝饗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夷福祚延於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

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絶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

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禄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月己巳丞相黄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

定國為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為東海郯縣獄吏郡決曹掾決獄甚明罹法者皆無恨郡中為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名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

枉誅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定國父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為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為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為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宂民于定國為廷尉天下自不宂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

亂益精明邴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飾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邴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唯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好為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後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為顯

所奏坐漏泄省中語下獄減死後歴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傚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

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冬烏孫公主來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

宮宣室閣災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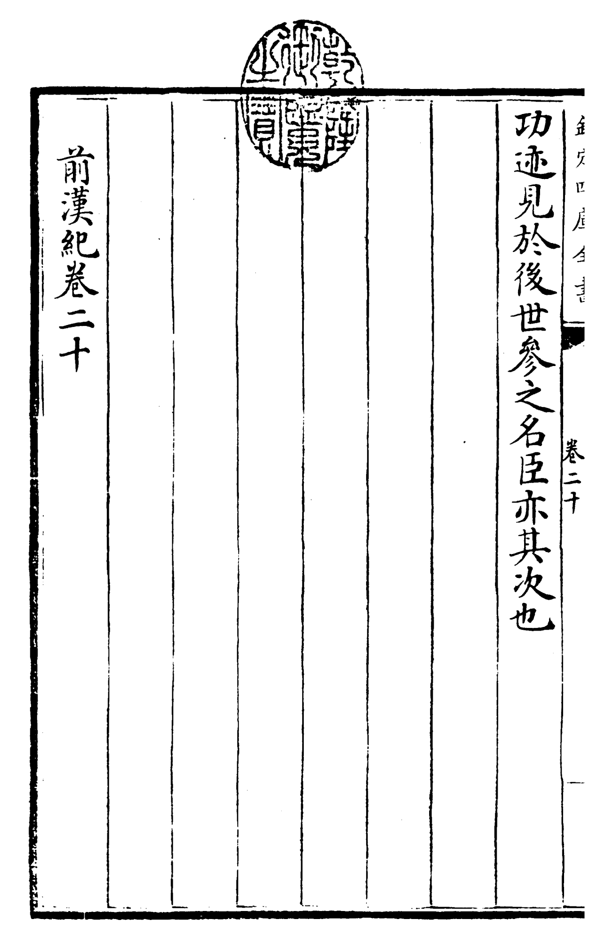
使真偽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宫是歲未央宫殿軨軨宫中雌雉化為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

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宫

讃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植匈奴乖亂推亡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為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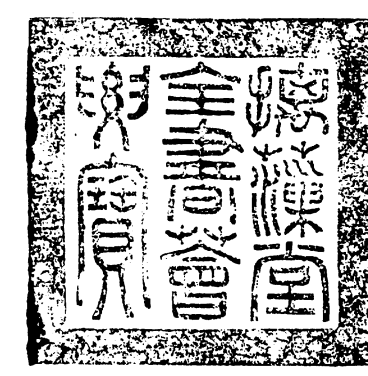
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阼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羣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板築飯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

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恊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纘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黄霸王成龔遂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



功迹見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紀卷二十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九百四十六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一

漢 荀悅 撰

孝元皇帝紀上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為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為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為庶人時人謂之王家因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為繡衣御史捕逐羣盜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職免翁孺

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姙正君夢月入懐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恠之相者言當大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為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殿内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

瑯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
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
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
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
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
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為河南令
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遂去
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已問以政事禹曰古

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為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廄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廄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如

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宫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宫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宫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厩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為田獵之囿餘皆復為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令自娱樂而已此獨

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惓惓不敢不盡愚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覲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

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饑人相食詔宫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竟為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毁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宫寺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為王罷黃

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

荀悅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月已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

變見於竒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陰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宫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為設員出其過制令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為大水然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

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
禘寑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宫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為
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
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宫室不急之費三歲可
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
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願陛下留神慮
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為博士諫議大夫是時
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為副然望之名儒有師傅

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内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賔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古人疾其如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慼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

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名在幕府

即學士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是顯示庶衆

名流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為郎

中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

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宏恭僕射石顯比於史

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刑為宦者自宣帝見

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以為尚

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晏後庭欲更用士人

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大臣謗毀親戚欲以專權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名致廷尉上不省為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

新即位未有德化聞於天下先驗師傅旣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皆免而朋龍為黄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厥功茂矣其賜爵關内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方欲以望之為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將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

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恩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名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使者至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素剛直好節

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甞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拊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名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内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為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脱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

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劒曰
蕭育杜陵男子何詰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會詔名
入拜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
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
家雌鷄伏子漸化為雄有冠距鳴宏恭病死石顯為中
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禄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
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旣
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為一家世

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誅賞其有寇
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
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刑白馬以月支王頭所為飲
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雖北猶不能為害
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
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
謀羣臣欲擧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

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曁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强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而天下内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為程騎行五十里為程朕乘千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勑

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為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䰟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

駱越之人父子同卧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令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本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廢之無以為上以問丞相定國御史大

夫陳萬年萬年以為當擊之定國以指之議是上乃罷

珠崖郡民欲内屬者處之不欲者勿強上數見指之言

多納用後為石顯所毀稀復得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

才能幸於上指之欲因求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

蘭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甞

言興逾滕薛大夫我易助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

充宗甚遠指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

尹郡國之首尚書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

興曰石顯上所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指之因與興共為奏稱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指之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偽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本志以為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封故海昏侯賀子為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

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者各三人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所過無出租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帛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本志以為王氏將興之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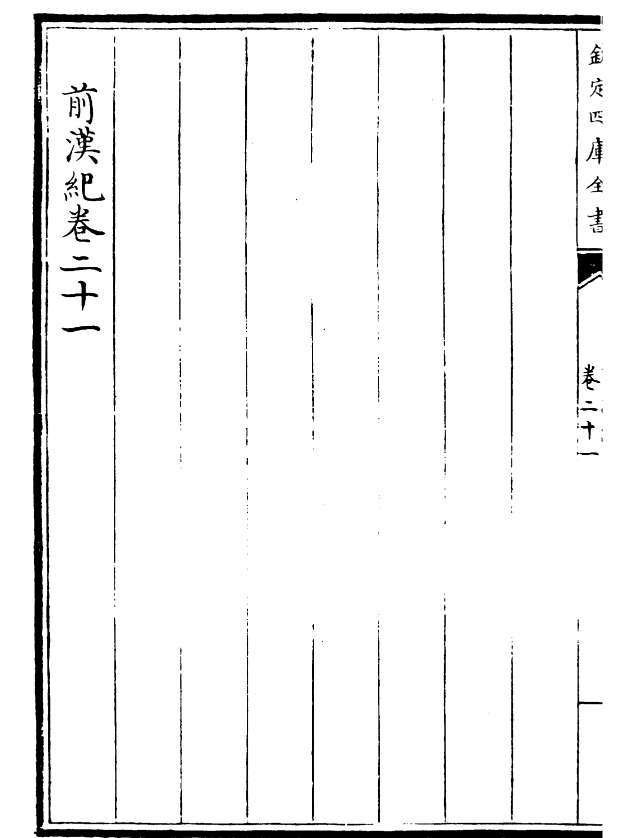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三

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觝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筭口錢令民生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宜令令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十二乃筭又奏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

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官亂民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擇便巧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為犬豕財富勢足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罪無但免官則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

十有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初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焉時諸葛豐為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閒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禄大夫侍中許章不奉法度賔客犯法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窘迫馳車去豐追之章因而入宫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司隷

去節自豐始也



前漢紀卷二十一

前漢紀卷二十二　　漢　荀悅　撰

孝元皇帝紀中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免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戸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干戈縱恣於野不邺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宫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宫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隕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掐人壅蔽民漸俗薄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令勵自新各務農畝無田皆假貸種食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戸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已未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禄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從橋安乘舩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廻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太傅韋元成為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敬之子也冬十有二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焉

周堪復為光禄勲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之開基西郊雜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怨爭之訟周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

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潝潝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其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日

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弑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見三野雞夜鳴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炎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殞

隕六鶂退飛冬麋有蜚鸜鵒來巢晝晦冬無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螽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

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為黨更相讒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衰周之迹循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令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羣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

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為朋黨禹稷皐陶更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

於朝故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彚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戰之内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誡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

宜放遠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决斷狐疑分明去就則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内重周堪而患諸譖愬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堪上欲以為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禄勲何也興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旨曰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毁骨肉議者以為當誅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

興曰臣愚以為賜爵為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傅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徃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晻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

明也其復徵堪拜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間已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出使自白日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妬嫉欲陷害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

為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數初顯殺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不妬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逡為侍中逡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逡歸郎官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薦昭儀兄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

皆以内寵貴我獨以内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絶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畧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緣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

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脩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元成為丞

相左扶風鄭宏為御史大夫宏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為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榦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寛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

不讓之人上有尅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傚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内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道必強已之不足而審已之有餘葢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

於太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偽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而令日赦令明日犯出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

後太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羣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戚將為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横作怨枉繁多

天下憂慘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為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為名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然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奉世曰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

不足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虜衆多漢兵為羌所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乃足上乃大為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遂並進兵

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雨草如莎相摎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鷄生角者本志以為黄龍初元永光鷄變三見王氏僭位之萌也黄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正宫之中鴨鷄為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也初元元年封王婕妤父為丞相内史禁為陽平侯婕妤立為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為雄即丞相内史女之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成也以永光二年禁薨子鳳嗣侯

為侍中衛尉始見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卒成簒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内侯食邑五百戸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隂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嘉奉其祀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

祠五畤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令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罷衛思后園及戾后園

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止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宏等十七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

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置吏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上以為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産親戚分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邑使天下安

土樂業無有揺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

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

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太上皇

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

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

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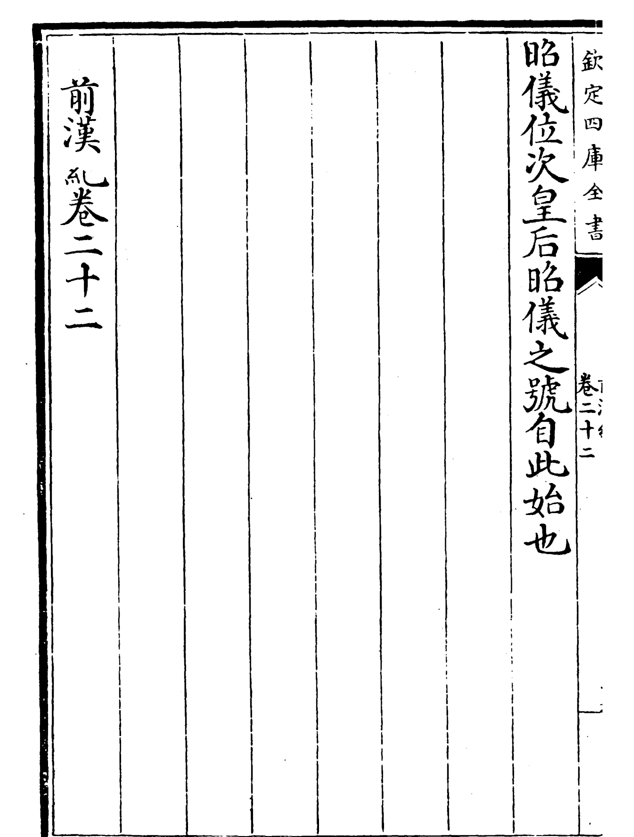
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為

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毀以行為謚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宜皆就太祖廟

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德化茂盛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十六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祀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上幸虎圈鬬獸後宮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及
上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
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
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而嘉
之傅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妤有隙婕妤即右將軍馮奉
世之女傅昭儀者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為太子得
進幸為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
祝延之甚寵有男是為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宮故曰



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前漢紀卷二十二

前漢紀卷二十三

漢 荀悦 撰

孝元皇帝紀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戸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興母婕妤為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壊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

東郡人也為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

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為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音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為刺史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欲以房為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為刺史

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為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奏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獨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為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色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絶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

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房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塞涌水之災異當正先之必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陜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衰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

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雜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為淮陽王求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為助因使房為淮陽王求入朝奏章又房為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夫鄭宏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詿誤諸侯闚導以

邪意漏泄省中語慱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為外黄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於災變分為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宏坐與房言免光禄勲匡衡為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韋元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

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强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詔而困辱漢使上書驕慢言康居困危已久願歸强漢於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絶遠無城郭强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耶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䟽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引兵分為六校其三校尉從南道逾葱領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輙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

城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正宗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城郭之兵出萬死

之計入絶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羣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四十匹雖獲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為萬里之伐不録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上於是
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為宜城侯湯為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
北地人也本為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
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平侯張勃舉湯為茂材
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論勃舉非其人削戶二百
會勃薨謚曰謬侯湯立功西域世以為張勃知人初宣

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為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刼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强其勢難制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

世以為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令封奉世關内侯後奉使者競逐利要功於夷狄為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為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為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録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為前世事不録

荀悅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録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六

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園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召問丞相匡衡議欲復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言禮正谷在臣

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廟上疾久不平皆復修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請妻漢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為閼氏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邉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郎中令侯應以為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邉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

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漢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辱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愚民猶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單于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絶今罷乗塞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邉人婢奴怨苦欲

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柰邊候急切何時有走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卒徒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壞亭戍滅絶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

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為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為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為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

乃罷人于絲竹皷鼙之間是則陳惠李欽高於匡衡可為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為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匡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

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及其黨皆免官顯從居故鄉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器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為福耶章者長安大俠為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既游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為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

荀悅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

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

天下騷動海内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賔禮舊老優容寛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蔽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覇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

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
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
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
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
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
簡或曰刑法宜畧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引為政
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
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

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

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敬也嚴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未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畧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

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贊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寛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人之風烈

前漢紀卷二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　拔